

【太原园林楹联赏析】23

# 迎泽公园楹联赏析(五)

杨志初



藏经楼

云晴当槛碧 山晓入楼青  
——藏经楼一层北面联

作者爱新觉罗·玄烨(1654—1722),即康熙帝,清朝第四位皇帝。康熙帝8岁登基,14岁亲政,在位61年,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,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,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,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。

此联原出自康熙为风水宝地承

德避暑山庄静好堂题联。本联写景瑰丽,云霞灿烂,山色翠幽,如诗如画,与杜甫诗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当、入两字精妙,景色由静变动,意境顿生,为上下句联眼;山晓对云晴,楼青对槛碧,工整贴切。纵观全联,落笔隽永,切景切物,开阔大气,对仗工稳。

水能性淡真吾友 竹解心虚是我师  
——扇形亭联

作者白居易(772—846),字乐天,号香山居士,又号醉吟先生,祖籍山西太原,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邳,生于河南新郑。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,唐代三大诗人之一。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,世称“元白”,与刘禹锡并称“刘白”。其诗歌题材广泛,形式多样,语言平易通俗,有“诗魔”和“诗王”之称。官至太子少傅、刑部尚书,封冯翊县侯。著有《白氏长庆集》传

世,代表诗作有《长恨歌》《卖炭翁》《琵琶行》等。

此联出自白居易《池上竹下作》:“穿篱绕舍碧逶迤,十亩闲居半是池。食饱窗间新睡后,脚轻林下独行时。水能性淡为吾友,竹解心虚即我师。何必悠悠人世上,劳心费目觅亲知。”上联指水性淡泊,善利万物而不争,因而我以水为友;下联谓竹懂得虚心谦逊,虚怀若谷,因而可以做我的老师。全联蕴藉深沉,耐人寻味。



扇形亭联

扫地焚香得清福 粗茶淡饭足平安  
——鼓楼亭南面联



鼓楼亭 本文配图均由郭夏宏 摄

作者赵之谦(1829—1884),浙江会稽(今绍兴)人。初字益甫,号冷君;后改字搢叔,号悲庵、梅庵、无闷等。清代著名书画家、篆刻家,与吴昌硕、厉良玉并称“新浙派”的三位代表人物,与任伯年、吴昌硕并称清末三大画家。

全联化用民间谚语“扫地焚香,

清福已具”“粗茶淡饭保平安,良心作枕梦里香”。“扫地焚香”“粗茶淡饭”虽是日常行为,但也体现出一种心境。全联表达了作者崇尚简朴平和和知足常乐的处世心态,及追求清逸闲适、恬淡安稳的生活情调。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作者仕途不畅、壮志难酬、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。

鉴赏

## 中国画《太行铁壁》

张茜茜

《太行铁壁》是表现红色主题的一幅佳作。这幅作品既没有表现具体历史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场景,也不是对历史事件考证的再现,而是侧重于时代精神的象征概括。画面中,朱德、彭德怀、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和战士、民众肩并肩,构图也如巨石、山岩一般紧凑严密,形成一股强劲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这种力量是崇高的、不可战胜的,它也正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的坚实保证。

群雕式的象征性构图,将为民族生存而浴血奋战的英雄们融于山势之中,铸成铜墙铁壁,巍巍太行山

成为抗日军民的纪念碑。人物组合与岩石结构吸收立体主义构成,若干竖长斜线形成总体节奏;又以宋代斧劈皴法,侧锋方硬之笔勾线,湿泼干擦,痛快淋漓。叶浅予先生赞扬“这是中国画讲究笔墨的特殊效果”。举笔直下的纵线是斧劈皴的骨线,更是画面的结构线,综合交错的皴擦,依托在一种整体的黑白、疏密节奏下,生发出明暗、强弱对比,人与山浑然一体,凝结出单纯的视向,从整体到细节,传统技法与现代形式妥帖融合,画面充满过目难忘的现代感。



《太行铁壁》(中国画)  
王迎春、杨力舟合作  
纸本设色 200x200cm  
1984年创作  
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  
中国美术馆藏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“雅俗共赏”的解释是:形容某些文艺作品既优美,又通俗,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够欣赏。

在我看来,我们所处的世界,有雅士,就有俗人,也有亦雅亦俗之人。能够让这些人都认可欣赏的事情或物件,方为“雅俗共赏”。在这里,“雅俗共赏”,是指不同类型的人,对同一事物的共同认知,而且是以欣赏的心态去认知,去感受,去品咂,去接纳。

还有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中,“雅俗共赏”是对“某些文艺作品”而言。是否包含书法?在我看来,这里所说的“某些文艺作品”,可以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,可以是歌咏、舞蹈、相声,并不包含书法。你想,书法一旦“通俗”下去,也就没理由叫书法了,又何来优美可言?

事实上,“雅俗共赏”是明代小说发展的产物,与书法毫无干系。在明代,小说盛行,然而,要让一本小说流行开来,必须让上至达官贵人觉得有境界,下至贩夫走卒、平民百姓能看懂。可以说,明代小说是“雅俗共赏”最初的载体和温床,是“雅俗共赏”的渊源所在。

谈艺录

### 书法的“雅俗共赏”

程应峰

对于“书法真的能‘雅俗共赏’吗”这样一种颇为随性的设问,我想,应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作答。

一是站在书法本身的角度,能称得上书法的书写,本身就是雅致的,令人心动而感觉舒坦的。书写一旦俗了,就一定不好看了,也就远离书法的意味了,或是了无章法的信笔涂鸦,或是浪费纸墨的鬼画桃符,这样俗不可耐的字,谁还有心思去欣赏呢?这时书写出来的所谓“书法”,也就只有教人白眼的份了。对于修养好的人,可能会付之一笑,说上一个“俗”字;若遇上修养不够的人,当场就有爆粗口的可能。

就书法本身而言,雅就是雅,俗就是俗,绝不会高雅里面有俗气,或者俗气里面有高雅,所以,书法本身是不存在“雅俗共赏”的。

二是跳出书法之外,站在观摩、欣赏的角度,一件书法作品让雅士和俗人或亦雅亦俗之人共同欣赏——“雅俗共赏”无疑就是常有的事。就书法作品本身而言,评判的话,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“美与不美”“耐看不耐看”。而“美”“耐看”,不论是雅士、俗人还是亦雅亦俗之人,都大致能分辨出来,而且趋于一致性的概率也很高。

比如文徵明、王羲之、唐寅、米芾的作品,一看上去,就让人觉得美,觉得好,无论是以抽取美,还是以巧取好,都让人看到了美好的存在。如此,一件书法作品的“雅俗共赏”,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一个人的书写,写得好才可能被称为书法,才有风格可言。如果本来就是一手鸡爬字,还试图以“有风格”的“书法”自居,以“雅俗共赏”为遮羞布,要么是不管不顾、一味地自慰,要么是在玩一叶障目、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。